



感念师恩

■周脉明

那一年，经过两个月培训，我终于正式下井了。

新来的矿工都必须认一位师父，这是煤矿的规矩。我的师父姓孙，是302采煤队的元老，年龄最大。302采煤队走出了几位矿长、几位采煤队长，走出了几位大学生、研究生，很多都是他的徒弟。

刚到302采煤队那天，班前会结束后，我被师父喊住了：“队长刚才说了，以后你就跟着我。听说你还是个小秀才，咋不好好读书呢？”“这……”我支吾了半天，憋红了脸。“你不愿说，我就不问了。”师父笑着说，“跟我走吧。”

跟着师父来到掌子面，打眼工、放炮员早已放完第一遍炮，呛鼻的烟尘还未散尽。

“按照分工，大家干完三刀煤咱就升井，谁要是不注意安全，小心我收拾他。”采煤队长没有一句多余的话，说完就去了其它掌子面。接着，掌子面响起了铁锹与煤“稀里哗啦”的撞击声，以及矿工们扯着嗓门的说话声。

“刚来，别蛮干，别抢着干，咱掌子面不

喜欢瞎积极，我让你干啥就干啥。”师父叮嘱道。“知道了！”我敷衍地点点头，心里有些不乐意，总感觉他在拿他的标尺往我身上量。

紧接着，师父来到掌子面煤壁旁，告诉我：“用尖锹挖个窝，露出硬地儿来。”我照做了，但刚挖完，他又吩咐：“把旁边那根铁腿子捞过来，立在窝里硬地儿上。”

每根铁腿子重一百六七十斤，这对一个刚刚辍学的高中生来说，无疑有点难度。不过，我在捞铁腿子时发现，旁边就是铁轨，于是把铁腿子捞到铁轨上，然后很省力地把铁腿子搬到师父面前。“臭小子，主意还挺多。”师父笑了。

师父拿起旁边的水管扣在铁腿子的小孔上，铁腿子升到接近掌子面顶板时，停下来，他又手指身后不远处一堆圆木说：“从那边捞根圆木来。”我一看圆木，顿时傻眼了，每根圆木数米长，垃圾桶般粗，怎么搬得动。但很快，我就发现旁边有根半米长的圆木，忽然想到了定滑轮，便将两个半米长圆木垫在下面，当作动滑轮，往前滚着推圆木……师父看到后又笑了：“咱掌子面干活儿就得这样，别

用蛮力气，得讲究门道。”

很快，在师父的指挥和协作下，我俩一口气支了七架棚子。

“孙师傅，这么大岁数了，别和年轻人比，该休息就休息会……”这时，从掌子面外走进几个人，跟师父说话的是矿长，他正带着上级主管部门一行人检查安全工作。

“我没事儿，就当锻炼身体了，今天这不新带一个徒弟嘛！”师父跟矿长说着，指了指我，“这小子不错，干活麻利，还肯

动脑筋。”“我们煤矿就喜欢这样的人才。”矿长看着点了点头。

“师父，还认识我吗？我是小刘呀，就是捞铁腿子哭鼻子，把你靴子砸坏的那位。”一位瘦高个的中年人走过来，握住师父的手亲热地说道。“哪能忘记呢，你小子还差我一双靴子呢。”师父说罢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师父，我是小豆芽，认出我来了吗？”这时，一个肩扛摄像机的年轻人走到师父面前。“哈哈，你现在的矿工报当记者了，

我经常看到你写咱矿工的文章，好！没有忘记咱煤矿。”师父对着那位“小豆芽”轻打了一拳。

很快，检查团走了，师父和我又继续干了起来。

在我心里，师父绝对是一名优秀的矿工，他就像这地下的乌金一般，默默无闻发光发热，照亮身边人，照亮矿井，令徒弟们感念。

（作者供职于龙煤鹤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）



萤光闪耀天台山



■施崇伟

如今的蜀道，早已不是“难于上青天”的情形。穿越几座大山，一马平川的原野上，密集的城市、花园和塔吊星罗棋布，不远处有葱郁群峰闯入，那便是成都平原上耸起的天台山。

两山夹峙之间，山门一线名肖家

湾，酷似一张彩色宝座。透过修篁和银杏、柃木、合欢树、五眼树等密密合围的丛林，望及天台山主峰，宛如登天的平台。顺着狭长的山沟深入，再沿蜿蜒而下溪流的峰间攀援，古林修竹夹岸遮天，香草贴水丛生。阳光的指缝一点点打开，奇丽的天台山便晒了出来。白雾远远地积蓄着、流动着、升腾着。在山腰，雾气湿

了光洁的石径，需小心踏紧脚掌，或手扶石岩，或拉住莫名伸到眼前的一根藤蔓。石梯盘旋着，牵引峰回路转，低头看路，石板上那些被钢钎凿出的小洞，曾保存了雨水，再盛满了光斑。抬头望山，远远近近的山峰，层层叠叠，错落有致。天高地阔，真想拔起一根石柱，当成拐杖，一一抵达琴台石、流月滩、香草叠溪、月洞飞水，直达天台顶，去摸一摸满天云朵的温柔。

登上“等乐安”，这是天台山的腰际。山腰之上，一只苍鹰在翱翔。刀片一样的翅膀搅割山岚，缕缕横陈，一如漂洗的蜀锦。风一缕缕撕开山坳壅塞的暗云，混交林带的底蕴在溪流的嶙峋怪石间乍现，松涛如涟漪般往山野四散荡漾……

天台山以萤火虫闻名。村民相告，萤火虫遍山都有，只要雨不来打扰，只要收敛灯光，坐在农家院，就会由万千灯光点亮夜空。于是，趁天黑前赶回乡间山庄，此时的小院热闹无比，有孩子在追鸡崽，有厨房传出来的菜香味，有茶房里散开的茉莉香，有林间的鸟啼……

山庄夜宵，凑成一大桌。围着火

炉，灶上一口大锅，鸡肉和山笋、木耳、粉条亲密融和，借酒助兴，举杯言欢，歌声笑声响彻夜空。

“萤火虫，萤火虫！”我们奔向林中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……亮闪闪的萤光在飞舞，林子里星星点点一大片，往前向后延伸着，像极了群星闪烁的天上银河，斑驳陆离，神秘奇幻。

天台山是亚洲最大萤火虫观赏地，关了院中灯光，任由萤火虫闪耀。有人说，这里萤火虫种类丰富、种群数量大，目前已发现17种，从海拔800米的天台山山脚到海拔1400米的正天台，均有分布。

天台山兴起旅游，也出产茶叶、山药和粮食、蔬菜。山庄老板老李靠山吃山富起来，在城里买了房，孩子在攀枝花上大学，可他和妻子还是愿意生活在山林里。周末时接待游客，游人走了侍弄庄稼，日子过得像萤火虫光一样闪闪亮亮。

这是一座惹人爱的山，这是种令人向往的生活。白天安安静静，有山有水有庄稼，夜晚坐在竹林小院，看萤火虫一闪一闪抖动，抖得满山满地，有情有味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

■梁征

记忆深处，父亲总在夜幕降临时，坐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在账本上记录着当日的收支情况。我年幼时，尚不能理解记账的重要性，但看着父亲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坚持这一仪式，我亦模仿着他，逐渐养成了记账的习惯。

听父亲说，我的祖父同样拥有数本账本，他是那个时代勤俭持家的典范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父亲兄弟姐妹众多，仅靠祖父一人的收入维持生计。除了孩子们的学费，祖父的账本中详细记载着柴米油盐等日常生活开支。那时，购买任何物品都需凭票证，而在父亲的记忆里，过年时，全家人期盼着用肉票、面票买来肉和面粉，那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。

祖父离世后，我翻阅他留下的遗物，其中就有几本珍贵的账本。每一本都如同档案般整齐，封皮上标注着起止年月，内页工整地用钢笔记录着每一分钱的收支情况。日清、月结、年终汇总，无一遗漏。从1978年的简单食材，到1997年品种丰富的食物，再到改革开放后家中逐渐增多的“大件”物品，祖父的账本见证了时代的变迁。

祖父生前常叮嘱父亲：“挣钱不易，花钱须谨慎。”所以，父亲接过家庭的重担后，也开始了记账之旅。他的账本分类更详尽，包括伙食、人情往来、日常杂支等，见证了改革开放带给普通家庭的巨大变化。

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父亲的收入逐年增长，账本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“大件”——黑白电视机、电冰箱……这些曾是奢侈品的物品逐渐走进了我家。父亲的账本不仅记录了一个家庭的变迁，更反映了国家的日益强大和百姓生活的蒸蒸日上。

2002年7月，我步入社会，也开始了自己的记账生涯。与祖父和父亲的账本相比，我的账本更多地记录了一些大额开支，如购房首付、装修费用等。此外，还有家具、家电购置，以及人情世故的支出。我的账本，是新时代消费观念与生活方式的体现。

“记账，让人对每一分钱的去向心中有数，这种感觉无比踏实。”父亲的话常常在我耳边回响。每个月的月底，我会对账目进行分类汇总；年底，则会对全年收支进行总结。我知道，这不仅是一种理财方式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

翻阅三代人的账本，从一针一线到家用电器，从日常生活到重大投资，每一笔记录都承载着满满的回忆。这些账本不仅记录了一个家庭越来越好的足迹，更映射出国家75年来的飞速发展和变迁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将继续用收支数字记录生活，记录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的一步步努力。

（作者供职于中建三局）

家有账本

芦苇的风骨

■崔向珍

我的家乡在黄河入海的地方，一望无际的平原上，大到黄河两岸、渤海湾畔，小到池塘沟渠，村头街尾，到处可见芦苇挺拔的身影。

我家院子的东南角紧邻一方苇塘，幼时我没见过竹子，父亲教我诵读郑板桥的《竹石》一文时，把我带到苇塘边，指着高大的芦苇告诉我，竹子比芦苇粗壮，也是这么葱绿挺拔，节节向上，宁折不弯。

抗战时期，爷爷参加革命，对芦苇有着特殊的情感。那时的枪林弹雨中，爷爷和战友们一次次躲藏进家乡的芦苇荡，甩掉紧追在后的敌人。熟悉的地

形、熟悉的芦苇荡，爷爷和战友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敌人惧怕芦苇荡，不敢贸然进入，只能气急败坏朝着芦苇荡里放上一阵枪，便仓皇而退。

以前，爷爷经常带我去看生生不息的芦苇。春天和夏天，渤海湾的风一日一日斜着吹，黄河边的雨一场一场斜着落，一丛丛、一片片的芦苇吱吱响着就窜到了半天高。爷爷和我从院里的苇塘向南走到黄河岸边，再坐车来到河海交汇的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。一路上，他的眼睛里总是有晶莹的泪光。

“平野无山尽见天，九分芦苇一分烟。”硕果累累的秋天，我和爷爷站在黄河入海口的高处，听芦苇荡在风中沙沙作响，看大片大片的芦苇如雪如烟，浩荡

如海。面对着黄河入海口莽莽苍苍的芦苇荡，爷爷总是若有所思，静静看着远方，怀念战友，追忆往事。

我一直牢记着爷爷的嘱咐，在每年的春夏秋冬，抽出时间，去看那些让我无比敬仰的芦苇。

2019年盛夏，我特意走进寿光的巨淀湖，寻找心中的敬畏和感动。这些刚直不阿的芦苇分而不散，整整两万多亩的自然水域，拥抱着无以计数的芦苇滩，水路纵横，芦苇林立，柔软与刚硬在这里相依相融。抗战时期，八路军将士们曾在这片迷宫似的天然屏障里奋勇杀敌，保家卫国。

我总觉得，巨淀湖的芦苇滩像一座座神秘的青山。圆的、方的，看不出形状的，都是深沉的绿色，都是挺拔的身姿，都是稳如泰山的刚毅。仰视着一片一片高大的芦苇，想着它们曾被猛烈的炮火吞噬过，被密集的子弹灼烧过，内心不由得产生悲愤。就在这时，一声惊呼猛然间唤醒了，原来是一条大鲢鱼跃出了湖面，接着又是好几条，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水花随着鲢鱼不停跃起和下落。一只只洁白的海鸥追逐着鱼群和水花翻飞，游客们纷纷举起相机和手机，留下这精彩的瞬间。

从寿光返回的路上，看着道路两边密密麻麻的芦苇丛，再次想念起黄河入海口的芦苇，还有我家院子西南紧邻的那方苇塘里，芦苇挺拔不屈的身姿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